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一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八

逸齋

變小雅

南山家父　刺幽王也

南山家父 甫

家父疑周之世大夫也至魯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末已七十五年非作詩之家父明矣然世禄之家同號同字則有之同名則不可或謂春秋書其字且求車非美事不宜有書字之褒

而況是詩曰家父作誦豈有作詩刺王而以字自命耶意周大夫别有家父者偶同名耳左氏傳載韓宣子来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或謂此詩古止名節如抑之類然傳所載孔子讀詩亦曰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古銜

節高峻貌巖巖石貌赫赫顯貌師周三公也師尹尹氏為師者也惔内熱貌斬絶也監察也南山人所瞻

仰喻居三公之顯位民亦皆仰之如山而所為不善使人積怨熱中畏禍至不敢戲言如此則國祚卒於斬絶王何為不監察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瘥(才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莫懲嗟

猗盛也瘥病也薦重也與荐同義憯痛也與慘同義山氣潤澤平均故草木之實人望之皆猗然而盛師尹居三公之顯位而不能持平均一所用皆瑣瑣姻

亞而君子則棄而不用故乖氣所感上則天降荐臻之病下則民罹喪亂之多今民之怨讟出言不善矣我所痛者王不能懲創咨嗟求所以止之也

尹氏大泰師維周之氐丁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比尸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又星名爾雅曰氐天根也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也與本同義均平也與鈞同義維持也與綱同義毗輔也弔哀也三公為國

之根本當秉持國均為四方之綱上以輔佐天子下以覺悟斯民奈何天不哀下民而使尹氏在此位豈宜視其將空我之國而不恤衆民乎假天為言怨王而不敢斥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姻亞則無膴武仕

仕猶用也罔猶無也夷平也膴美也兩壻相謂曰亞壻之父曰姻此章刺王不親庶政而專任師尹下民

所以不肯信服王既不能詢問君子不能任用君子勿謂國無君子也但君子皆用是自務平夷用是自務退已無為小人所危殆耳今視在位皆師尹瑣瑣之姻亞無有能羡其所任之職者猶言不能善其職也

昊天不傭(敕龍)降此鞠訩(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麗)君子如屆(戒)俾民心闋(若穴)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鞠合也訩亂也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闋息

也夷平也違去也上章既言在位皆小人此章望王用君子以止亂謂小人肆為不善無所歸咎皆由昊天不均降訩亂如鞠之合昊天不順降乖戾如此其大君子如肯至而任事則民之憂心當少息君子如平夷無患則民之怒心亦皆去矣鞠之為物合皮而成詩人每用之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此言王既不能用君子是我民不見哀於昊天故致亂無有定日也式月斯生謂亂方且月益生而未已民何由而安哉我所以憂心悶憒如病酒者之甚也國成謂國之成法如紀綱制度之類是也秉國均者大臣秉國成者人主也不敢斥言王故云誰也刺王不自為政卒使民之勞苦誰之過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子刺六領

項大也蹙縮也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皆然

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之亂蹙縮無有可馳騁之地亦寓意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設施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亦如相醻市由矣

茂盛也懌悦也上章既憂四方皆亂無所往此章言亂世小人情狀喜怒不常難與共立人之朝方其盛意作惡視之如欲以戈矛相害及其怒平而悦即如燕飲之醻酢君子進退無所容所以刺王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怨其正

此章復呼天而訴之曰昊天何為不平耶師尹為惡不悛禍將及我王不得安其位矣師尹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正人所謂惡直醜正也家父憂王之不寧愛君之至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萬邦

家父世臣身視國為安危故自顯其名誦言作詩不䘏師尹之怨且究極言王國之訩亂蓋心乎愛君急

於正救尚冀用是可以化師尹為惡之念以養此萬邦困窮之民奈其不能聽何或以爾心為指王言詩人固多爾其君然皆頌其美故爾而親之理無所歉此詩既明言我王又指言王訩不當以此又爾其君是鄙之也孰謂家父之賢憂國愛君之言不離諸口詎肯鄙其君乎是詩十章一章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正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欲止其亂故出異災以譴告冀其恐懼而脩省也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正陽之月也夏之十月謂之陽月者嫌於無陽也正陽之月而隕霜陽當盛而為陰所侵也無陽之月而日食陰太盛而陽不能立也陽君道也夫道也陰臣道也妻道也幽王臣則師尹皇父之徒妻則褒姒天之譴告明矣或謂正月繁霜無是道也遂以繁霜比訛言是疑四月不應有霜也

幽王十月日蝕説者初亦疑漢歴無之近世儒者考之唐歴方知為幽王之六年竊甞考之漢晉二史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則幽王之時日食地震百川沸騰天地變異多矣四月繁霜何疑之有幸而聖人存之六經為萬世警戒庸可忽而不信哉

正月繁扶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羊

繁多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隱憂也痒病也幽王之時上則天變以正陽之月而有繁霜之災下則民亂而興訛造訕譸張為幻故大夫既憂傷天變又憂民之訛言其變又大於繁霜之害物蓋謂人妖甚於天變也然此獨我憂心京京而大爾他人皆不知憂也雖不知憂尚兾其哀我以小心畏禍之故隱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_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餘久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惡言也穀善而莠惡也愈愈憂甚也人窮則反本故呼父母而傷已也謂父母生我何為使我之病如此蓋此病不自我之先不自我之後適丁斯時耳斯時何時也訛言之時也訛言之人者善變易是非言之好惡皆自其口出我心之憂日益以甚而不知者反笑侮我以為不然也

憂心惸惸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哀我人

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無祿不幸也訛言可畏人不知憂而我獨憂之憂之何如念我固已不幸矣將與此無罪之民併淪胥為臣僕也古者以罪人與亡國之虜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哀我人斯復從何而得祿猶烏之飛未知其止誰之屋也烏好集人之屋故取以為喻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上章既有為臣之憂故此章以中林材木為喻謂材木可以大用而摧毁之為薪蒸衣冠陷為皁隷亦猶是也民今此憂甚危殆矣視天夢夢然若無所見非無所見也特以天未定故未能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於是又從而歎之曰大哉上帝謂天之有主宰者豈有所憎於人而視其受禍而不恤耶亦適當其未定耳此亦窮則反本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此章言民之訛言固有顯然有形可證其妄者如謂山為卑今有山脊之岡有大阿之陵可以證其妄矣而王皆不能辨之故訛言之甚顯者亦不知懲艾如此則亂將至而不知懼方且召故老問以占夢屬意於卜祝之事故老乃舊德老成之人知其不可與言亦不聞規諫則知幽王之朝莫有言其非者矣君臣

皆自以為聖猶烏之首尾毛色不異人無有辨其雌雄也占夢亦先王所不廢然當上下逸豫之時休祥將至則命大人占之為可矣當訛言興亂之時危懼不暇而人君忽其所可憂乃名彼故老訊以不急之細故是則可刺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維號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蜴星歷

局曲也蹐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蝮蛇也螫毒視他蛇為甚蜴守宫也能十二時變色上章既言訛言莫之懲故君子懼及於禍天雖高不敢不局曲而處地雖厚不敢不累足而動我維以此言號呼以告人

實有倫理哀當今之人不能聽我之言何爲如虺之
肆毒以害人如蜴之變幻莫測也家語曰孔子讀詩
正月之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
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
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矣恐不終其
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
自容也

瞻彼阪反田有菀鬱其特天之抏五忽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郊野荒蕪不治之田亂世之喻也君子如菀茂特出之苗已難於獨立矣小人如風且揺抏之如恐不能戕我之生也天豈不仁哉君子之處亂世為小人所傾將及於禍無所歸咎之辭也君子為小人所傾所望於王力保護之耳今王始者欲求我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既得之則虛拘執我於此如好仇

然亦不與我為力此所以歸咎於天之抏我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呼悅之

上章既言王不與為力則君子亦無望矣第中心之憂如有物鬱結而不可解耳正政也烕滅也古詩用字多通於是歎今茲國政何其危厲也始謂火之方揚熾而燎于原寧能撲滅之乎今周宗赫赫之盛乃為一褒姒所滅矣時宗周猶存而云滅者蓋禍有本

矣必然之理也此所謂危厲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才再下同將伯助予

上章既言宗周有必滅之理君子愛君憂國不忍恝然忘懷終欲深長思之以救其危亂奈又窘陰雨何詩人以天之未陰雨喻閑暇以陰雨喻急難謂又窘於急難之故也急難者何謂王儻能用賢方伯糾合諸侯以自輔猶可為也今乃不然譬之車既載物矣

乃棄其輔今人以杖束於輻謂之輔盖所以助車也棄其輔則必輸墮所載之物矣謂王既至傾覆將欲求助於方伯亦何及哉幽王侮熳諸侯諸侯皆不欲朝故君子以是誨之齊晉之伯皆率諸侯以輔王室者也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亦此意也盖輔者以他物負於輻以助車猶天子有方伯之外助也或疑伯之一字不可為方伯竊謂侯于周服維予侯興說者皆以侯之一字為諸侯此其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方六）屢（力住）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上章既刺王之棄爾輔君子之心猶未忍捨王又再三誨王以求輔之道謂王誠能如載物之車勿棄其輔以環束於輻又數顧視其將車之僕則不至於墮其物矣誠如是則終可以踰越於絶險之地而不敗曾不是思何哉輔既喻方伯諸侯僕則喻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王誠得方伯諸侯之環輔又數命大臣

以親方伯諸侯則宗周雖更危難可無憂於傾覆也

奈王曾不以是為意何詩人以環為員商頌曰景員

維河蓋謂環景山者維河水也

魚在于沼之紹亦匪克樂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灼憂心

慘慘七感念國之為虐

上章既言再三誨王以求輔王曾不以為意於是君

子憂懼於無所容以在沼之魚譬君子之在野亦炤

然易見終難避禍可謂無所容矣是以憂心至慘慘

而痛念此之虐皆國之自為也不忍斥其君故曰國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洽比毗志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上章既言君子憂心慘慘而痛然小人曾不是憂方且以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親戚而相倡和正如燕雀處堂母子自以為樂突決棟焚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君子自念獨我憂心慇慇然而痛甚也莫有

知我者矣

佌佌(此)彼有屋蔌蔌(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於遥)是椓(陟角)哿(哥我)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穀禄也椓害也卒章言小人得志佌佌者彼有屋以安居矣蔌蔌者方有禄而未艾也民今不幸如此豈天生此夭孽椓喪我宗周乎又深歎當此夭孽之害富人猶有力可自為計最可哀者惸獨之民無策以避禍也為此詩者其賢矣乎國

不可為矣猶兾有以扶持之王不可與言矣猶兾有以開悟之卒至於無可奈何而惸惸忠赤可謂獨醒者也是詩十三章皆賦也中間亦多比興之言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

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為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

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踈耶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者日月之交會朔者朔日也詩人於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月而曰朔日也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則食杜預

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頴達曰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此皆據歷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為孔醜何也惟國朝儒者歐陽修志唐之歴其日蝕議畧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蝕之朔而至於黄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歴當

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隂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説者謂交而食陽微而隂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隂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蠻夷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隂盛陽微

而日為之食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故下章言日月告凶遂歎今此下民甚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人謂日月並告凶以為由於幽王既無政以紀綱四國又不用善人以自輔謂彼月而食猶未為異此日而食則不臧甚矣左氏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

伯對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由是言之則説者係人事之所感昔人亦嘗言之矣

爗爗于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騰山冢崒祖恤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莫懲

幽王之時天地變異亦多矣不止於日月也非聖人存於經後世無考焉傳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案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電而不雷故易噬嗑則雷

電合而章豐則雷電皆至是詩言震電正以其驚人眩目而不時有之故也震驚百里則人不遑安處故曰不寧雷發不時則木鐸不得以令兆民故曰不令川沸山摧陵谷變易即三川皆震之事也首章哀下民此章哀在位之人何為處可痛之禍而不能懲艾

蓋謂下章皇父之徒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子内史

蹶俱衛維趣七走馬楀矩維師氏豔餘贍妻煽扇方處

説者謂皇父家伯仲允皆為字番聚蹶楀皆為氏他書既不可考姑從之卿士説者謂於六卿之外更為此官總六官之事故曰卿士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上士也内史掌爵禄廢置生殺予奪之法中大夫也趣馬掌王之馬政中士也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亦中大夫也七子皆見寵用事而褒姒方煽其勢焰以處内則同惡相濟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在良

皇父既兼擅羣職故專罪其首惡下章言作都于向故此章謂作都之舉皆皇父自專其謀衆皆不欲遽徹毀其牆屋荒穢其田畝使之遷徙乃曰非戕害汝也遷都之禮當然耳所謂皇父不自以為不是者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不憖

魚勤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皇父非特不自以為不是且自以為聖亶信也侯維也慭彊也謂作都之後擇國之三卿信維取多藏之富人不彊留一老成人以守衛天子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徙以居向凡此皆皇父之為也

黽民允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下民之孽魚列匪降自天噂子損沓徒合背蒲昧憎職競由人

黽勉猶豫皆取諸物黽鼃屬也鼃黽之行勉強自力

故曰黽勉猶犬子也犬子之行往復不果故曰猶豫

此章言大夫之從役誠為勉彊雖不敢告勞奈無罪辜而見譊囂囂而不止因歎下民之遭此災孽豈天所降哉皆由小人噂噂沓沓對面則以言相說背面則以言相憎而為此耳職主也競力也主之力者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 四方有羡餘箭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羡餘也徹通也言我之所居甚病矣悠悠何時而已也四方猶有餘暇我所居之憂何其廹也凡民猶得安逸我所從之役何其勞也皆由我命之窮不通徹如此我豈敢傚我之友亦欲自逸乎卒章知命之言無所歸咎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雨無正 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

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説者多取韓詩為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為政之

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是詩有既伏其辜周宗既滅之語盖作於幽王之後追咎前日之失以為後来之戒

上二章尤為可考也

浩浩古老昊胡老天不駿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息魚以鋪普烏

浩浩猶蕩蕩無窮極之義駿大也德者謂天之德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

徧也人窮則呼天無所歸咎之辭也謂天何為不大其德而降饑饉以殺伐四國之人乎下民望昊天之明賞善罰惡今天乃迅疾威怒曽不思慮為民之圖謀彼得罪於天者既置之使之伏其辜矣奈何徧及無罪之人相與陷於死亡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出為惡

前篇以皇父為卿士此篇又有正大夫說者謂六卿之外別設卿士正長也謂六官之長也竊意古人言天子諸侯則次以卿大夫其次則有士有庶人蓋卿大夫亦大臣之通稱也前篇言卿士謂皇父獨擅衆職上自卿下至士無不專之也此篇正大夫謂大夫之長又下於卿一等矣周官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或以正大夫為治要之正未必然也幽王亦未必設此二官乃詩人見當時幽王不自為政皇父則

無所不專為大夫之長者則離次而不任職故有是言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者謂幽王既死於犬戎之禍宗姓皆流離無所定止曰既滅猶言靡有子遺甚之之辭也於是作此詩之大夫既歸過於其長謂離居而去不任國事莫知我勞勩又追咎當時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小邦之君與大國之諸侯莫肯朝夕無朝王之禮人心離畔如此庶幾王恐懼而為善乃反出為惡而不悛是自取滅亡之

禍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上則追咎幽王為惡不悛呼天而問之曰如何法度之言王終不肯信如彼行邁之人無所底止下則追咎當時在位之君子所宜各敬爾身乃既不知畏于人又不畏于天謂與王同惡相濟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曽（在登）我暬（思列）御憯憯（子感）日瘁（徂醉）凡

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達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國
語居處有暬御之箴暬晦也小臣侍於隱晦不忘箴
規今在位之君子兵戎已成不能退民之患飢困已
成不能遂民之生今使我侍御之臣憯憯日以憂瘁
在位之君子莫有過而問者但聽上之命則應對無
敢盡言也聞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怨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只遂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此章言處亂世所可哀者不能言而觸忌諱之人也言出諸口而禍已加其身彼可人意者獨巧言如流之人耳善迎合主意所以俾身處於安樂之地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此章言在亂世尤為艱棘危殆也欲自言不可用退而避事則非事君之義故得罪于天子欲自言可用

進而效職則同僚以為激故怨及朋友進退豈不俱

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章言遷于王都蓋勉其復歸于王所也前篇言皇

父作都于向向在河内軹縣西乃東都之畿内也三

事大夫既皆徂向故作詩之大夫勉其遷于王都以

衛天子而諸臣猶以未有室家為辭不知尊王之義

大夫所以幽憂而飲泣如鼠之憂于穴人無知者每出一言必為人所疾於是誥諸臣曰爾昔離王室而出居亦誰為爾作室今乃以此為辭何哉惜乎諸臣皆自為身謀不能用其言此周轍所以遂東也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大抵多刺王不自為政以致皇父之徒擅權用事綱紀不立人各有心此篇始陳天變人離如此幽王宜恐懼脩省躬覽萬幾猶可及止也既略無悛改漫不加意以致政出多門為之長者

則廢棄官守為之屬者則勞勸莫知又上自三公下
至大夫皆胥傚胥然莫肯自任其責小而邦君大而
諸侯皆驕恣自如莫肯朝於王所以見當時朝廷可
謂散無友紀矣方且辟言不信而道謀是用不知畏
天畏人而君臣同惡相濟不知息兵振民而小臣憂
及禍難是以在位之臣皆自為謀聽上之言則應對
聞人之譖則退避以直言者為拙而身及於禍以巧
言者為能而身蒙其休憂國者則進退不能全身者

則遠去王室詳味其言可謂衆多如雨非為政之道也此序詩者之微言欲學者以意而求之是詩七章皆賦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者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止有名旻大明二篇餘篇篇疑亡之然則小之字録詩者為之或者牽彊為說且以鳩鷽為小猶之可也謂旻天上天為小豈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於邪謀不能

獨斷亦與上篇不自為政之意同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聿）何日斯沮（在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

回遹不正也沮止也邛病也秋曰旻天取其仁覆閔下之意今旻天乃疾迅威怒布于下土謂變異及饑饉之類皆由王所用之謀猶回遹不正無日沮止以致此極奈何王之不明謀之善者則莫肯聽從謀之不善者乃反用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甚病矣

潝潝許急訿訿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也底定也此在位之小人或相和或相詆殊無直正之謀而王於謀之善者既俱背之於謀之不善者則俱從之視王所用之謀猶亦安能有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人謀既不臧嘗卜之龜筮今卜筮既數而瀆亦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以見王之無剛德既惑於人又瀆於神於是推言事之所以不成由於謀夫之多發言者滿庭無有敢任其咎而主其説者如將適遠者不謀於嘗往来之人安能得其道路之正其不陷於荆棘者幾希矣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大夫哀王今日之為謀既不能以古先聖賢為法又不能以先王大道為常惟好聽近習之言且無以決之任其紛争如欲作室者自不定規模乃謀之行道之人豈不潰亂其成哉詩人言不甚之之辭也語曰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蓋本諸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國指仕於國者民指天下之民也止定也膴美也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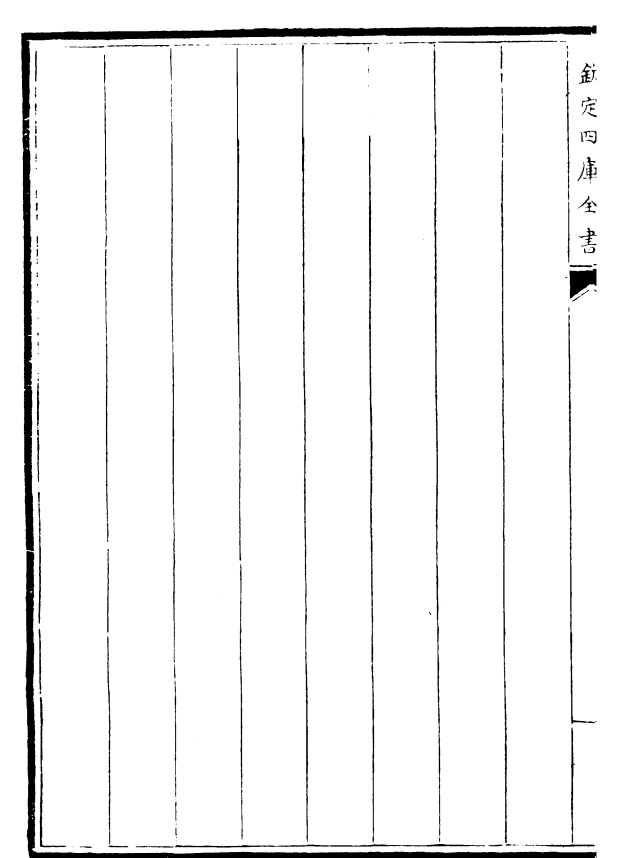
於國者雖去就無定然其間有聖而必可尊者有否而不足取者王既不能明辯而用舍之天下之民雖未必盡美然有聖哲者有善謀者有敬王者有耆年者皆有益於國王亦不能下詢之視王之謀國如水之泛然而流皆陷於敗亡而後已此大夫所以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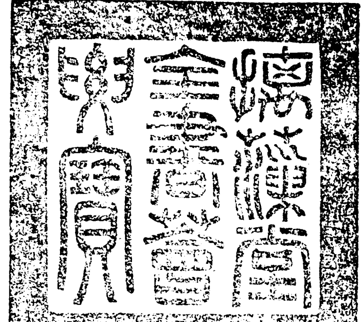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戰戰懼也兢兢戒也大夫既哀王不能用謀而憂君之言殊切謂人皆知不敢暴虎畏其傷不敢馮河畏其溺而不知其可畏有甚於此者謀國是也謀人之國當恐懼戒謹如臨深淵而立如履薄冰而行畏其陷墜與暴虎馮河無異也王奈何不知畏乎是詩六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八

謹按第十六頁後七行傳故不曰朔月而曰朔日也刊本日月二字互訛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舉人臣王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十九

逸齋

變小雅

兔大夫刺幽王也

是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人之語四章有無忝爾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睦父子兄弟之間有無罪而見誣者故大夫作詩以刺之下篇小弁乃太子之傳所作故專言太子宜臼被逐

之事此篇大夫所作是時宜臼必已被誣棄逐有萌故首言鳴鳩猶有羽翰能奮飛刺王不能親睦以自衛也次言螟蠃猶能以他物養已子刺王不能養其子也次言脊令取其首尾相應詩人嘗以在原喻兄弟急難意是時王之兄弟亦有見誣被罪者次言桑扈取其不食穀今言啄粟意父子兄弟之間有見誣而易明者古事世遠而失其傳者多矣聖人存之於經有史不及知者皆此類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弱貌小弱鳴鳩猶有羽翰可以高飛至于天王乃不親宗族將不能以自立我心所以憂傷也先人謂宣王也二人謂文武也念宣王所以能中興者以能夙興夜寐思文武之事而施行之今王殊不能念先人所為則文武之基業又將墜矣盖親親以睦文武之所先也頌以文武為二后猶言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書稱文武聰明齊聖此詩所謂人之齊聖亦非文武不足以當之謂文武非不燕樂也然能温恭自克不為酒困今王乃湛樂無厭昏而不知一意於酒日增月益於是戒當時之君臣各宜自敬威儀天命靡常大福不再可不懼乎魚藻謂武王在鎬飲酒則為可樂幽王在鎬飲酒則將不能以自樂亦此意也

中原有菽（叔）庶民采之螟（亡丁）蛉（零）有子螺（果）臝（力果）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臝蒲盧也中原有藿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蒲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葢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螺臝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螟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巢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他物之身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

為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謂然訓之者不
審爾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
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
鷊青黑之萊青黑之鳩皆名以鵻也中庸曰夫政也
者蒲盧也即螺蠃也謂當以善養人而成之如蒲盧
然乃與詩之意合矣

題大計彼脊令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視脊令飛鳴首尾相應謂王有兄弟宜知友愛今乃被誣見踈我則日斯邁而月斯征矣王既孤立宜蚤夜勤政無辱於父母也

交交桑扈戶率場大良啄陟角粟哀我填知隣寡宜岸宜獄握於角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傳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見誣者謂桑扈交交往來循場而啄粟其誣亦易見矣填寒也岸水際也借為犴獄之犴亦取岸為濟難有出獄

之象故大雅曰誕先登于岸哀我抑塞孤寡之人宜出之於岸乎宜置之於獄乎謂王當察其誣也王欲察其誣試握粟出以卜之則桑扈何自能食穀粟乎言其易見也填宜訓塞猶言命有通塞塞則不通也桑扈詩或指其性此章是也或指其色有鶯其羽是也說者遂謂有二種其說本之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謂竊其肉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謂竊其色也要之不必言有二種爾雅以竊毛為淺色則竊脂

淺白色也而性不食粟好竊人之脂肉然則或指其
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
有二種則不可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瑞之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王既不能察矣則凡溫恭小心之人皆惴惴然如集
于木上如臨于深谷慮其顛墜恐懼戒謹又如履薄
冰而行也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五章皆比而賦

之餘皆賦也

小弁步干下同刺幽王也大泰子之傅付作焉

自王者家天下嫡庶之分不可亂也故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其患者秦廢太子扶蘇立胡亥晉廢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皆不旋踵而禍及之故漢高祖欲廢惠帝張良之徒為之謀漢元帝欲廢成帝史丹為之正諫蓋嫡庶之分不正則本一摇而天下震動幽王惑褒姒之譖黜申后而逐大

子宜臼大子之傳作是詩可謂深切矣孟子所謂親之過大者也幽王不能聽卒致驪山之禍豈不為萬世之永鑒哉

弁彼鸒豫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鸒雅烏弁樂也斯語辭也提提羣飛也大子被逐自以為不如此鳥遂歎樂彼鸒斯成羣歸飛無矰繳之患凡民亦莫不善我獨罹于禍於是號于天曰我有

何辜而獲罪如此心之所憂言之何益哉

踧踧（徒歷）周道鞫（九六）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焉如擣（丁老）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如疾首

踧踧不舒貌周道周之通道也惄思而心動貌疢猶病也周之通道非不平易也而我行之踧踧然不敢舒者慮其盡鞫為茂草謂國之將亡也憂而至於傷思之而心動如擣之不寧也假寐謂不脫衣冠而寐永歎謂長太息也凡憂之狀外則年未至而先老内

則如有病在頭目言其痛切也疾首猶首疾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者父母手所植以給蠶食以供器用之物為子孫者見桑梓如見父母心恭敬之而不敢慢然則人之所常瞻依者惟父母而已毛者指體膚之外裏者指心腹之内今我之生豈不連屬父母之體膚豈不離麗父母之心腹何為父母不我愛必我生之辰所

值不善至此也說者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左氏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詩人之意未必指此然韓愈亦曰我生不辰月極南斗則古有是言矣

菀（鬱）彼柳斯鳴蜩嘒嘒（呼惠）有漼（于罪）者淵萑（九）葦淠淠（孚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茂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盛也柳茂則陰密而蟬鳴淵深則潤澤而葦盛今我乃不容於父母曾微蟲野草之不如既見棄逐如不繫之舟汎汎於中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禍雖假寐有不暇蓋言危迫之甚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之奔於山也猶伎伎然舒留以顧其羣雉之鳴於

朝也猶知求其偶今王黜妻屏子兀然如病木之無枝何以能自立我為王憂之而王晏然莫知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蘇息之行有死人尚或墐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薀之

相視也行道也視彼兎見廹逐而投人尚或先之使得避逃行道之間有死人尚或墐之使不暴露君子指王謂王乃操心殘忍如此逐其子而不加卹我心之憂無所告訴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
寄彼
析薪杝矣
敕氏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捨

醻旅醻也惠愛也舒緩也究察也掎倚也杝施也予猶與也佗猶言他人也謂王喜信讒言如飲者之旅醻不厭蓋由心無仁愛故不能舒緩以察之苟能舒緩而察之則當如伐木者以物倚其巔不使之妄踣當如析薪者視理施其斧不使之妄破今既不察矣所以置有罪者之罪而以其罪與之他人謂讒者宜

有罪乃置之不論我冝無罪乃見棄逐是以彼之罪與之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夷跂由言耳屬燭于垣袁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莫高於山而人能登之莫深於泉而人能游之戒王無輕於發言勿謂處高深之地人所不聞而耳屬于垣牆者已得聞之將投隙而進讒言也然我已被讒見逐猶以此戒王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梁發笱為

喻是我身自不能省閲何暇為後人計也所謂可以怨者如此是詩八章二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言之巧者善讒人者也聖人以為鮮仁蓋不仁者乃能巧言故木訥者所以近仁也幽王之朝不能言者則身是瘁巧言者則身處休所謂讒夫昌者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下同昊天

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

悠悠遠大之貌且語助也幠張大貌已泰皆言甚也大夫傷於讒無所告訴窮而呼天謂我視天為父母而天悠遠不可恃故非有罪辜而遭讒口之亂如此張大蓋以天之威怒喪亂既甚我雖畏謹亦不能逃罪辜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子念 涵含 沮市專吕辭

僭進越也涵容受也君子謂王也讒者始進越有言既容受之及其再有言則信之矣王如能不受於其初則亂安得生而又生耶夫讒人者必不仁者也被讒者必仁人也王能知讒者之爲不仁加之以威怒則亂自速沮矣能知被讒者之爲仁人加之以祉福則亂自速已矣

君子屢力住盟亂是用長丁丈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談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其恭

此言王不能推誠以待臣下乃君臣相疑至於屢盟此所以亂日益長也如春秋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是也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過亦非其實有過故謂之盜言王既好信盜言此亂之日益暴也盜言可口如甘旨之物故王嗜之而受其亂亦如啖物而不知厭也說文曰餤食也啖或作餤卭病也彼為甘言者非止供王之嗜好實能為王之病柰何輕信之哉

奕奕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度待洛之躍躍他歷毚士咸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来行言心焉數所主之

此二章誨王能定則能應吾心既定則因人之言可以知其心而善否立見矣於是廣喻近譬以曉之四章謂寢廟固為大矣君子所以能成之者以有定制故也故不有定制則築室於道謀豈不潰敗其成哉大道固有序矣聖人所以能定之者以有常理故也

苟不遵常理則汩陳五行豈能知彝倫之攸叙哉惟心亦然吾心既定則他人之心吾皆能忖度之讒言豈足惑哉五章謂人有善否躍躍如毚兔之狡者小人也有犬以禽制之則不能施其狡必為犬所獲矣荏染如柔木之弱者善類也君子當培植之則不至於終弱必能有所立矣然則善否亦何從而知之哉聽其言則知之矣彼往來行道之言若不足以知其人也吾能於心焉而求之則善否可數矣善否既明

則巧言者豈能施其辨哉

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此章申論人言之善否不難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人之言其大如此出自口則可見矣彼巧言者雖如簧之可聽視其色亦自不能不愧故曰顔之厚矣傳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章深惡讒人以為直可賤耳無能為也彼何人斯者鄙薄之也水草之交曰麋下濕之地也無拳無勇者不才無所用也其居如此其人如此乃能主為亂之階梯誰實使之然哉況有惡疾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彼為讒之謀雖有與之黨者自謂大而多然所居乃爾其徒亦安能衆也言本無能為特王未悟故縱其惡耳詳味詩人之言形容讒人之居處人物與其徒黨眞丐乞之類也蓋

鄙賤之人至今多以丐乞呼之疑本諸此是詩本六章章八句以文義求之當作七章古詩不當專以句之多寡為限其四章五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

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喻其暴迅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廹切矣葢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隂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跡久乃知之正如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人亦不得而見也讒

言陰中其實如此說者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絶之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絶之當如此也既絶矣作為好歌不殆於弃言乎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不能然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世本

曰蘇成公暴辛公也鄭氏謂蘇暴為畿内國名寀左氏傳曰昔先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令河内有温縣則蘇在東都之畿内蘇公疑忿生之後也若暴公未聞有暴國鄭氏以其為卿士故曰皆畿内國名亦未足信皇父亦為卿士不聞為何國也蘇在春秋稱子蓋卿士兼公官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彼何人斯雖為鄙薄之語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耳亦譎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為艱險不可測也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者使暴公不譖我爾必入而見我今爾從暴公而不我見則蹤迹可疑也意蘇公以被譖而獲罪故為是言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彦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指言二人從行則當時從暴公者二人也必有主名不欲明言耳未知二人者誰為我禍亦疑辭也我既獲罪爾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則爾之心異於初矣謂其始初與我親厚未嘗如今日不以我為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則又

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意其陰有窺伺蹤迹詭秘也於是歎曰爾為此舉固以人為可欺而不愧也獨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攪交卯反支

飄風暴疾之風也值之者必顛仆摧折然風之形實不可見今飄風之行何不自北自南而逝我梁是我適與相值故我心之憂所以攪亂不寧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行遑脂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
舍舍車而休也盱張目而望也謂爾行之緩乎乃不暇少舍車而見我謂爾行之急乎復有暇而脂其車何也我冀爾之一來何其望之勤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也還而不入否方九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謂爾之往既不入我門矣儻爾之還入而見我則我

心平易而無疑矣爾還而復不入則爾之心不得而知果能一來則我心安矣祇安也

伯氏吹壎(況袁)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貫(古亂)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爾斯

伯仲言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篪謂二器聲之相和也如貫者如繩之貫物相聯屬也蘇公謂我與暴公比肩事主義同兄弟當如壎篪之相和如貫物之聯屬今乃譖我信不我知耳我心實無他當出壎篪及貫

三物以與爾詛盟也說者謂三物犬豕雞也古人詛盟固嘗用此今是詩方取壎篪及貫為喻遂以為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用犬豕雞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

為鬼為蜮蜮則不可得有靦土典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此蟲能含沙射之則皮肌病瘡其陰毒中人與鬼相類二者為人之患人

皆不可得而知猶讒言陰中我皆不得而知矣靦姡也姡詐也爾靦然詐為面目與人相視亦自謂人不能窮極其情我所以作此好歌以窮極爾之反側也曰好歌云者蓋未忍遂絶猶兾其悔而從善不失舊好與歌以訊之既作爾歌同意此詩人所以為忠厚歟是詩八章後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古以刑人為之巷宮内道伯長也疑當時呼寺

人之長為巷伯故以名篇作是詩者必因讒而被宮刑後為巷伯故其辭諄復深惡讒人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亦言其所惡之甚人所同惡故也

萋七西兮斐孚匪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甚哆昌者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萋斐文相錯貌貝介蟲也其文如錦哆侈形張大貌箕箕星也其位在南貝錦非錦也以其文成錦也南箕非箕也以其形成箕也喻讒人之誣君子因其近

似而遂名之故詩人深惡其然謂以貝為錦以其文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亦已大甚言其過於實也以星為箕以其形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誰與之謀言其巧於誣也

緝緝七立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芳煩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緝緝相續貌翩翩往来貌捷捷便利貌幡幡反復貌言謀欲譖人以言者其情狀如此故詩人深惡其然

謂爾之譖人相續往来可謂衆多矣豈可不知戒謹王將悔悟則以爾為不可信而弗聽矣爾之譖言便利反復可謂機變矣其始豈不聽受王將悔悟則必遷其罪以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譖人者以計行而得意故曰驕人好好言其喜也被譖者以受誣而失措故曰勞人草草言其憂也王既

不能察於是呼蒼天而告之曰視彼驕人實可罪憫此勞人實無辜柰其彼之譖人者誰與之謀巧於誣罔所以其計得行也

取彼譖人投畀必二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於綺于畒丘

彼譖人者既得意是王終不能察矣無所告訴矣第惡之欲其死耳欲其死者有三豺虎者食人之獸也今獸亦惡而不食有北者司殺之神也今神亦惡而

不受昊天者制人之命者也猗倚也天雖甚高由楊園之道倚至于畝丘則可以投有昊矣夏曰昊天望其明也昊天既明必誅之矣辭雖過切乃人之真情詩人惡之甚故無隱辭也楊園畞丘疑周之山名據所見而言或謂如陵則曰陵丘如畞則曰畝丘皆取其高於天為近古人祀天於圜丘亦謂其高則可以致天神之降格封太山禪梁父皆此意也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孟姓也寺人自謂孟子亦後人以子自稱之謂也惡之既甚故身任其怨作此詩以告凡百在位之君子欲其敬聽不忽為周身之防也善讀古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是詩舊七章今以文義分為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四句首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文武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是以天下化之

民德歸厚此天下俗薄朋友道絶所以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谷風之義已於國風詳言之習習飛舞不止之貌谷風大谷所來之風也大谷之風迅暴為甚况繼之以雨則物之摧敗顛仆者多矣以喻人之處亂世震蕩不寧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俗既偷薄當恐懼之時則朋友相求謂予與汝刎頸相誓及安樂之時則轉

眼棄我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爾雅曰焚輪謂之頹扶揺謂之猋說文曰迴風從上而下曰頹迴風從下而上曰猋大谷之風既已迅暴又其勢迴薄從上而下其震蕩又甚矣而薄俗之人恐懼則寘朋友於念安樂則棄我如遺忘而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徂回五回）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委）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迅暴甚矣惟山崔嵬獨存耳無草不死矣無木不萎矣以喻亂之極無有能自存立者非朋友相助安能至今日今乃忘我前日同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前日偶相失之小怨遂至相絶何如其薄也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以小怨而相絶豈非風俗之薄與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亦在上之人化之何如耳此

詩人所以刺幽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蓼六下同 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文武之後夫亦嘗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矣詩在正雅勞而無怨蓋文武以逸道使民又能知其勞有以勞之所謂說以使民者也非惟文武為然越王勾踐伐吳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又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

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幽王縱不能為文武能為越王安有蓼莪之詩讀之使人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者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

莪也蒿也蔚也皆微草也莪名蘿蒿蔚名牡蒿三物華葉稍異耳孝子憂父母不得終養取微草以自喻謂父母生我劬勞至於病瘁而我征役在外如微草

然不能報天地之生育詩人以父母比天地所以申言哀哀父母蓋痛之極也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蓋憂思亂於中覼瞻眩於外視彼蓼蓼然而生者豈莪乎抑蒿與蔚乎其不能報天地生育之恩則與我同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以行酒罍以盛酒缾資於罍猶子之資於父母也

缾之罄竭實為罍之恥猶子之失所實為父母之恥也故孝子自歎命之鮮薄既不得養父母則生不如死也於是推言無父則何所依怙無母則何所倚恃出則銜其憂恤入則無所至止皆以不見父母故不以生為樂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喜郁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兮生我言其本也母兮鞠我言其成也拊我畜我

拊摩而蓄斂之也長我育我長養而復育之也顧我復我顧視而反復之也出入腹我子出則父母懷於室父母出則懷子於塗也父母之德如天無窮我欲報之豈有窮哉鞠者合其皮而成毬母之紏合其子使有成亦若鞠然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喻君飄風喻政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

凜以喻君之暴也發發弗弗猶言㩁發謂其風之疾以喻政之虐也處暴君虐政之時言凡民莫不善而我獨罹其害不得卒養父母所以為哀痛之極也意作此詩之孝子獨因行役之後父母不存故自言不若凡民也序言不得終養則不存可知矣是詩六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徒南

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於賦役公私殫竭故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其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故也

有饛(蒙)簋飧有捄(虯)棘匕(必履)周道如砥(之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所姦)焉出涕

此章言周之盛時上下富足不獨京師譚雖小國而賔客饔飧列之簋者亦復饛然而盛其鼎之匕以棘為之者皆捄然而長蓋由周室之道如砥之平如矢

之直無賦役偏重之患此在位君子之所行在下小人之所見也今乃賦役無藝偏困東國所以顧視我父母之邦見其蕭然儉陋為之出涕潸然不止也小人或是詩人自謙之辭言已所見如此

小東大東杼(直呂)柚(逐)其空糾糾(居黝)葛屨(九具)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公子行彼周行(戶郎)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救)

此章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而持緯者柚而卷織者皆為之一空夏葛屨冬

皮屨今以糾糾繩繚之葛屨謂可以履霜則儉陋之甚矣而佻佻輕薄之公子蓋指周之貴公子來督賦於譚者方且行彼周之列位而既去復來無有已時此所以使我見之而心病也

有洌（列）氿（軌）泉無浸（子鴆）穫（戶郭）薪契契（苦計）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洌寒也氿泉側出者也穫刈也薪芻也以其可刈則非大者特薪芻耳謂譚國已困非有大者可取特微

如薪芻者且為寒泉之所浸將至腐敗而為西人所刈穫猶不知止故譚國之人契契然相合而憂不寐而歎皆哀我國之人憚於賦役之多也於是以情告於西人曰爾已刈之薪芻尚可載之而徃爾亦當哀我國憚賦役之人而使之止息也意欲絶之使勿復来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来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

鞙
胡犬 珮璲
遂 不以其長

竊意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作是詩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以無其功而享其賦衣服粲粲然鮮明不自知其不稱而無愧赧也於是歷言所見西人往往皆服非所服事非所事心亦無所愛惜且不知厭足也以熊羆之皮為裘居山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為裘所謂服非其服也

治百僚之事在位者所任也而私人之子本非在官乃嘗試為之所謂事非其事也醲𥬇以為酒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為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珮璲以貫玉飾非不美也西人視之不以為長而猶欲更加之所謂不知厭足也鞙鞙長貌璲貫玉故作璲或以韋故作韢或以絲故作繸亦通作遂容兮遂兮是也

維天有漢監古甎亦有光跂丘岐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睆（浣）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竭）

譚大夫既以天而視周室故歷取雲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以比朝廷在位之人盧仝月蝕詩歷罪星辰葢本諸此然獨雲漢謂之天漢畢星謂之天畢者葢天者所以照臨善惡施行賞罰也雲

漢雖曰昭回于天然其光不能助天之照臨也畢星雖形如掩兎之畢然其器不能助天之施行也故維天有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有捄天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其五章謂雲漢既不能助天之照臨故織女雖跂然而立終日七反駕而無成文章之實啓明雖升於東長庚雖暮出於西亦何補於照臨哉其六章謂畢星既不能助天之師行故箕則見於南而無簸揚糠粃之實斗則見於北而無挹酌酒漿之實箕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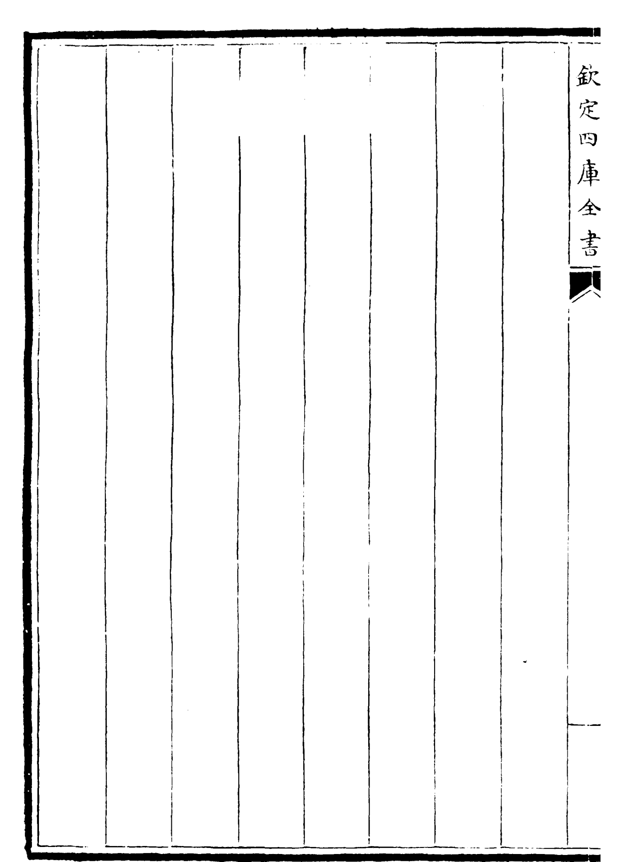
翕其舌反若有噬於人斗西揭其柄反若有取於東亦何益於施行哉凡二章所陳皆謂在位之人無有能助王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故朝無綜核之政而實惠不及於下以致賦役偏重東人困竭西人驕侈不均不平無所赴愬也是詩本七章以文義求之當作六章其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五章六章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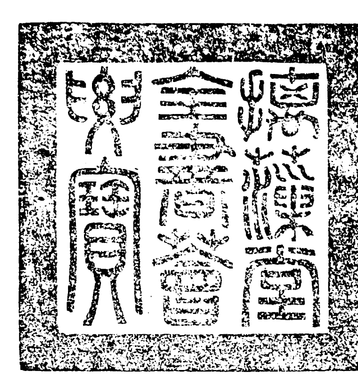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十九

謹按第十一頁前八行經亂如此憮刋本憮譌幠

後一行經二行傳同今並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注域刋本譌或據釋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舉人臣王嵩齡